

續資治通鑑

冊七

卷之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二十五

起開禧十一月盡端平大荒落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

皇帝

景德元年

遼統和二十一年

十一月乙卯遣使安撫河北以知

瀛州李延渥爲本州團練使獎其守城之功也北面

部署奏契丹自瀛州退去其衆猶二十萬偵得其謀

欲乘虛抵貝冀天雄軍詔督諸路兵及澶州戍卒會

天雄軍自遼師南下河朔皆城守右贊善大夫王

嶼知冀州常有破敵之志日閱戍兵又集彊壯練習

之開門樵采如平日嘗上言寇若至必至邀擊願勿

以一郡爲憂於是遼游騎逼城嶼擊走之詔嘉獎

癸亥遼馬軍都指揮使耶律珂禮舊作課里今改遇南師於

洛州勝之甲子東京留守蕭巴雅爾舊作排押今改獲魏府

官吏田逢吉獻於行帳 戊辰以山南東道節度使

李繼隆爲駕前東面排陳使馬軍都指揮使葛霸副

之西上閣門使孫全照爲都鈐轄南作坊使張旻旻改

張旻以仁宗天聖二年除樞密使始改名者它書于真宗時已稱張者蓋史家追改今從長編書其本名爲鈐轄武寧

節度使石保吉爲駕前西面排陳使步軍都虞候王

隱副之入內副都知秦翰爲鈐轄初旻在定州言天

道方利客先起者勝宜大舉伐遼并上興師出境之

日帝以問輔臣皆言不可乃止於是駕將親征旻方

戍并代復奏邊事十餘召還入對帝曰契丹入塞與

卿所請北伐之日同悔不用卿策今須守澶州而未

得人如何旻請行帝喜故命爲西面鈐轄先令至澶
州候敵遠近旻卽馳騎往秦翰旣受命亟督衆環城
浚溝洫以拒邊騎功畢遼師果暴至翰不解甲胄七
十餘日云 庚午車駕北巡司天言日抱珥黃氣充
塞宜不戰而卻有和解之象曹利用至天雄孫全照
疑契丹不誠勸王欽若留之遼師數攻城不克復令
王繼忠具奏議和帝因賜繼忠手詔云已遣利用且
使告遼人遣使抵天雄受之繼忠聞利用至天雄不
行復具奏乞自澶州別遣使者至北朝免致緩誤辛
未車駕次長垣縣得其奏遂以前意荅焉 壬申次
韋城縣詔知滑州張秉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往來
河上部丁夫鑿冰以防敵騎之渡 天雄軍聞遼師
將至闔城惶遽王欽若與諸將議探符分守諸門孫

全照曰全照將家子請不探符諸將自擇便利處所
不冒當者全照請當之旣而莫冒守北門者乃以命
全照欽若亦自分守南門全照曰不可參政主帥號
令所出謀畫所決南北相距二十里請覆待報必失
機會不如居中央府署保固腹心處分四面欽若從
之全照素教畜弩手射人馬洞徹重甲隨所指麾應
用無常於是大開北門下弔橋以待之遼師攻東門
良久舍東門趨故城夜復自故城潛師過城南設伏
於狄相廟遂南攻德清軍欽若聞之遣將率精兵追
擊伏兵起斷其後天雄兵不能進退全照請於欽若
曰若亡此兵是亡天雄也北門不足守全照請救之
乃引麾下出南門力戰殺傷遼伏兵甚衆天雄兵乃
復得還存者什三四

庚午遼蕭巴雅爾蕭觀音努

率渤海兵攻德清軍城破知軍尙食使張旦及其子三班借職利涉虎翼都虞候胡福等十四人並死之先是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踰月不至遼師益南侵帝駐蹕韋城羣臣復有以金陵之謀告帝宜且避其鋒者帝意稍惑乃召寇準問之將入聞內人謂帝曰羣臣輩欲將官家何之何不速還京師準入對帝曰南巡何如準曰羣臣怯懦無知不異於鄉老婦人之言今敵騎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當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敵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帝意未決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謂曰太尉受國恩何以報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復入對瓊隨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試問瓊遂申前議詞氣

忼慨瓊仰奏曰寇準言是且曰隨駕軍士父母妻子盡在京師必不肯棄而南行中道卽亡去耳願陛下亟幸澶州臣等效死契丹不難破準又言機不可失宜趣駕時王應昌帶御器械侍側帝顧之應昌曰陛下奉將天討所向必克若逗遛不進恐敵勢益張帝意遂決甲戌晨發左右以寒甚進貂裘絮帽帝卻之曰臣下暴露寒苦朕獨安用此邪夕次衛南縣遣翰林侍讀學士潘慎修先赴澶州

〔攷異〕長編作謹修蓋史臣避諱追改今仍書本名

詔澶州北寨將帥及知州不得擅離屯所迎駕

〔攷異〕

宋史寇準傳不言其兩諫南遷據長編則駐蹕韋城之後復有以金陵之謀告帝者爲準所諫止與宋史準傳異今攷宋史畢士安傳云士安與寇準條所以禦備狀又合議請真宗幸澶淵此卽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蜀之時也士安傳又云時已詔巡幸而議者猶關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成都圖者是避敵之議雖勑自欽若而一時附和者固不乏人矣但旣幸韋城羣臣請幸金陵而不請幸蜀前後稍異耳今

帝前賜王繼忠詔許遣使繼忠復具奏附

仍兩書之

石普以達普自貝州遣指揮使張皓赴行闕道出遼寨爲所得遼主及太后引皓至車帳前問勞久之因令抵天雄以詔促曹利用王欽若等疑不敢遣皓獨還遼營遼太后賜皓袍帶館設加等使繼忠具奏且請自澶州別遣使速議和好事於是皓以其奏入帝復賜欽若詔又令參知政事王旦與欽若手書俾皓持赴天雄督利用同北去并以詔諭繼忠因謂輔臣曰國家以安民息戰爲念固許之矣然彼尙率衆深入又河冰且合戎馬可度亦宜過爲之防朕已決成算若盟約之際別有邀求當決一戰可再督諸將帥整飭戎容以便宜從事遼師旣陷德清壬申遂進抵澶州圍合三面李繼隆等分伏勁弩控扼要害遼統軍使蕭達蘭舊作撻覽今改恃其勇以輕騎案視地形時

威虎軍頭壽光張瓌掌牀子弩弩潛發達蘭中額仆
遼衆競前輿曳至寨是夕死太后臨其轎車哭之慟
輟朝五日以蕭巴雅爾代掌南面事旋下通利軍達
蘭通天文屢著戰功首倡南侵之謀至是死軍中奪
氣滋欲議和矣

〔攷異〕

遼史云進至澶淵宋主軍於城隍閣未接戰達蘭案視地形取宋之羊觀鹽堆鳧雁中

伏弩卒然達蘭之死真宗尚未渡河迺云宋主軍城隍閣遼史誤也東都事略曹利用傳長編引劉攽所撰寇準傳誤與遼史同長編云遼衆直抵澶淵北直犯大陳圍合三面輕騎由西北隅突進李繼隆等整軍成列以禦之分伏勁弩控扼要害其統軍順國王達蘭有機勇所將皆精銳方爲先鋒異其旗幟躬出督戰虎軍頭張瓌守牀子弩弩潛發達蘭中額隕其徒數十輩競前輿曳至寨是夜達蘭死敵大挫鉅退卻不敢動但時遣輕騎來覘王師案長編所載乃宋人夸詞殊不足信使當兩軍既接宋師能射殺其先鋒必當乘其軍亂鼓行而前即使未能全勝亦必多所斬獲何以射死者僅一人也丙蓋達蘭實以案視地形中伏弩而死遼史爲得其實今參用之

子車駕發衛南李繼隆等使人告捷又言澶州北城
門巷湫隘且於南城駐蹕是日駐南城以驛舍爲行
宮將止焉寇準固請幸北城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

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往高瓊亦固請僉署樞密院事馮拯在傍呵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敵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退敵邪卽麾衛士進輦扣陛帝遂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車未進瓊乃執搗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尙何疑焉帝乃命進輦旣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旂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帝覽觀營壁召見李繼隆已下諸將撫慰者久之賜諸軍酒食緡錢戊寅移御北城之行營曹利用自天雄赴遼軍中見其太后與宰相韓德昌同處一車羣臣與其主重行別坐禮容甚簡以版橫車輓上設食

器坐利用車下饋之食共議和好事未決遼主乃遣

左飛龍使韓杞

〔攷異〕東都事略作韓杞宋史遼史俱作韓杞

持國書與利用俱

還詔知澶州何承矩郊勞翰林學士趙安仁接伴之

凡覲見儀式皆安仁所裁定云

十二月庚辰朔韓

杞入對於行宮之前殿跪授書函於閣門使使捧以
升殿內侍省副都知閣承翰受而啓封宰相讀訖命
杞升殿起居其書復以關南故地爲請帝謂輔臣曰
吾固慮此今果然將柰何輔臣請荅書言關南久屬
朝廷不可擬議或歲給金帛助其軍資以固權盟惟
陛下裁度帝曰朕守祖宗基業不敢失墜所言歸地
事極無名必若邀求朕當決戰耳實念河北居人重
有勞擾倘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無傷
荅書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口述茲事可也

趙安仁獨能記太祖時國書體式因命爲荅書賜杞襲衣金帶鞍馬器幣杞卽日入辭遂與利用共往杞旣受襲衣之賜及辭復左衽且以賜衣稍長爲解趙安仁曰君將升殿受還書天顏咫尺如不衣所賜之衣可乎杞卽改服而入帝又面戒利用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貨財則宜許之是日日有食之帝懼甚司

天言主兩國和解帝意稍釋

〔攷異〕長編云是日日有食之德博州竝言契丹已移寨由東

北去何承矩言臨河觀城縣民石興等數輩自敵寨逃歸具言達蘭中矢死其父侯騎自澶州繼至敵聞駕起備南皆相顧失色復有馳往來傳報及擊鼓謹呼悉遁去民被驅掠甚衆無守視之者因得脫上曰達蘭乃裕悅之儔也今歲入邊皆其首謀敵旣失謀主朕親御六師而王超等三路伏兵亦合勢南來彼奔北固其宜也案北宋百餘年所稱爲奇功者莫如澶淵所矜爲奇捷者莫如射殺達蘭夫達蘭誠遼人所倚重然其中伏弩而死亦宋人適有天幸耳太后老於兵事達蘭雖死師旅尚雄雖意在索和亦必整師飭旅爲恫疑恐嚇之計何至兵未敗衄而任其部下之人紛紛遁逃出塞乎且承矩之言自相矛盾旣云民被驅掠者衆無守視之者何以逃歸者僅止數人況遼師旣遁何以邊帥無一人能擊其輜重奪還其俘掠者以事理度之遼太后意在講和士氣已懈故所掠宋人間有逃歸邊臣遂

張大其詞而真宗亦姑爲大言以自解豈實有之事哉王晉公談錄云景德中契丹次澶淵在河北車駕在河南陳次忽日食盡真宗見之憂懼司天監官奏云案星經云主兩軍和解真宗不信復檢晉書天文志亦云和解尋契丹兵果自退而續馳書至求通好時晉公爲紫微舍人知鄆州李燾曰是日契丹使韓杞已入對行營矣談錄妄也原李氏之意以爲遼使已入對真宗可以無懼故以談錄爲妄耳然兩軍相對適遭日食真宗遇災而懼正不必爲之諱況韓杞初來通使遼人方以索還故地爲詞其後再遣使許以歲幣始得解兵豈可以韓杞初至卽信爲和議必成而謂真宗可無懼乎至談錄謂契丹兵自退續求和好亦係傳聞之誤今從遼史

癸未

幸北寨又幸李繼隆營命將校從官飲犒賜諸軍有

差曹利用與韓杞至遼軍帳遼復以關南故地爲

言利用輒沮之且謂曰北朝旣興師尋盟若歲希南

朝金帛之資以助軍旅則猶可議也其接伴政事舍

人高正

〔攷異〕東都事略宋史及長編俱作高正始遼史作高正今從遼史

遽曰今茲引衆而

來本謀關南地若不遂所圖則本國負媿多矣利用

荅以稟命專對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後悔恣其邀

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遼主及蕭太后聞之

意稍怠但欲歲取金幣利用許遺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議始定遼主復遣王繼忠見利用具言南北通和實爲美事主上年少願兄事南朝又慮南朝或于緣邊開移河道廣浚濠塹別有舉動之意因附利用密奏請立誓并乞遣近上使臣持誓書至彼甲申利用卽與其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柬之持國書俱還并獻御衣食物其郊勞館穀竝如韓杞之禮命趙安仁接伴乙酉柬之入對於行宮中使受其書書辭猶言曹利用所稱未合王繼忠前議然利用固有成約悉具繼忠密奏中矣是日帝御行宮之南樓觀大河宴從臣召柬之與焉丙戌柬之入辭命西京左藏庫使李繼昌假左衛大將軍持誓書與柬之俱往報聘稱遼太后爲叔母金帛之數如利用所許其它亦依繼

忠所奏云東之又言收衆北歸恐爲緣邊邀擊乃詔諸路部署及諸州軍勿輒出兵馬以襲遼歸師以曹利用爲東上閣門使忠州刺史賜第京師利用之再使也面請歲賂金帛之數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準召至幄次語之曰雖有旨許百萬若過三十萬將斬汝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入見行宮帝方進食未卽見使內侍問所賂利用曰此幾事當面奏復使問曰姑言其略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曰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帝失聲曰太多旣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宮淺迫利用具聞其語及對帝亟問之利用再三稱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帝曰幾何曰三十萬帝不覺喜甚故利用被賞特厚

〔政異〕曹利用兩使於遼宋史遼史俱同東都事略誤合爲一事至利用入對行宮之語宋史不載今從事略書之長編引記聞云

敵兵既退來求和詔劉仁範往議之仁範以疾辭乃命利用利用先與約歲賂二十萬敵嫌其少利用復還奏上許百萬以下李燾曰敵始求和兵固未嘗退利用初使槩不及歲賂再使卽許三十萬亦不因還奏乃增益之也龍川別志又云達蘭死敵始求和此皆誤也

戊子帝作回鑾詩命近臣和幸北寨勞軍遣雷有終領所部兵還并州屯所時王超等逗撓無功唯有終赴援威聲甚振河北列城賴以張其軍己丑遼詔諸軍解嚴壬辰赦河北諸州死罪以下民經遼

師蹂踐者給復二年死事官吏追錄子孫癸巳大

宴於行宮宰臣畢士安先以疾留京師遺書寇準言大計已定惟君勉之是日來朝議者多言歲賂三十萬爲過厚士安曰不如此則敵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也雍王元份暴得疾詔參知政事王旦權東

京留守事

〔攷異〕宋史王旦傳旦臨行奏十日之閒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案此語不載於長編以

事理揆之殊未可信蓋好事襲取史記秦趙會澠池廉頗告王語附成之耳是時遼以輕兵深入本無必勝之計真宗駐蹕澶淵指揮諸